

为了幸福的明天



为了幸福的明天

白 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一 年 ·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贫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女工，如何在党的教育和集体劳动生活的锻炼下，很快地提高了阶级觉悟，建立了革命的人生观；她为了保护工厂的安全，为了人民的幸福的明天，表现了怎样的忘我精神和英雄气魄。

为了幸福的明天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88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4 $\frac{1}{4}$ 插页 2

1951年7月北京第1版

1954年4月北京第2版

1981年4月北京第15次印刷

印数 206,501—221,500

书号 10019·16

定价 0.33 元

重 版 前 言

这本小书出版已将近三十年了。一九五七年它跟本书的作者一样不幸“下了架子”。此后二十三年之久与读者诀别。它的实际寿命仅仅六年，算是个弃婴。

但我并不为它惋惜。因为它不是一本完整的书——政治上特别在艺术上都是不够成熟的；没有把现实中真实的英雄人物提高一步，故事情节也显得单薄。能找到自我安慰的理由，这部中篇小说是全国解放之初，我第一次的大胆尝试，企图刻画我们第二代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，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品质，树立一个青年女工的楷模。

现实中真实的英雄人物，赋与我极大的创作激情。我夜以继日地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，完成这本书的初稿。又经同志们的帮助和鼓励，稍加修改之后，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据我不完全准确的回忆，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六年，共印十四版、二十余万册。同时另印缩写本（64开本）若干册。两者都曾被教育部门选做中学教材和青年读物。此外还有朝鲜文、日文译本（英译本因故中辍）。论数量是相当可观的，论质量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上述

不平衡的情况呢？我想唯一可以讲得通的是：党的优良传统——为祖国、为人民、为革命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品质，是一切大写的“人”所共同尊崇的灵魂。他们渴望从一本书里找到那样灵魂，纵然那本书不一定满足他们的热望，他们还要从别的书里继续发现她，他们热爱她，想据为己有，来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。

党的优良传统是一种伟大的引力，她吸引着一切向心的人们，共同来完成伟大革命事业的构图。而万恶的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却一直在想方设法破坏她的影响，割断她同广大人民的联系，窒息革命力量的发生和发展。因此，我这本不起眼的小书，也就成为他们打击的对象。他们诬蔑作者宣扬“为了幸福的明天”就等于说今天的社会并不幸福……使人最不能容忍、不能接受的是一位英译此书的外国专家，当时还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同志，他竟认为书中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该“排起队枪毙”，他强令作者必须修正，否则他就罢译。这真是大国沙文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，哪里还有一点马列主义味道，哪里还有一点国际主义友情。

今天祸国殃民的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了。党的三中全会提出，在建设社会主义各条战线上进行“拨乱反正”的英明决策。冷冰冰的严寒的日子结束了，现在是春风化雨万物复甦的季节。使我这棵年奔七十形将枯朽的老木，得沾党的雨露，连一本极其平常的小书，也竟能重见天日。这原在我有生之年是未敢奢想的。

原书未做修改，保持二十三年前的本来面目。期待同志式的批评。目前我正在党的关怀下，医治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所

残害的身心的创伤。争取早日康复，重新拿笔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，增添一些精神能源。

作者白朗口述

女儿白莹笔录

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于北京友谊医院

下午，搬进了五五五的病房，大夫们全下班了。于是一洗洗的洗洗，我去洗澡。经过了一天的紧张劳动，感觉不累，完成的生产任务，可那海方的副总行了个出色的设计一弹高升，把好几个精神没劲的干部给顶住了，拼拼碰碰，查遍有美感的向我走来。……

……

……

下午，拉过了五点钟的汽笛，工友们全下班了。于是，洗脸的洗脸，换衣的换衣；经过了一天的紧张劳动，完成了该完成的生产任务，真象前方的战士打了个出色的胜仗一样高兴。他们个个精神焕发地哼着愉快的歌子，挤挤碰碰、有说有笑地向食堂涌去。

窝窝头和白菜汤的香气，从食堂的门口飘散出来，扑向工友们的鼻孔，这更引起了他们旺盛的食欲。于是，腿快的便紧走几步，抢先跨进食堂；手快的却已经抓起滚热的大窝头吃了起来。不一会的工夫，这个宽大的食堂就被工友们填满，热气腾腾，十分拥挤。喧扰了一阵过后，便鸦雀无声地吃起来了。

轰！突然间一声巨响，象炸药又象炮弹，是那么沉重，震得房子都象颤动了一下；正在贯注全神吃饭的工友们，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一惊，都停止了咀嚼，不约而同地瞪起了惊慌的眼睛向外张望。因为响声十分切近，仿佛就在身边一样，大家都感觉这个动静不寻常，预感到有什么事故发生了。

一贯镇静的老孙却不动声色，在悠闲地做着自以为是的估计：

“准是试验炮弹。咱这换装的美式‘底火’还满带劲呢！”

“去你的吧，美式‘底火’交过去了吗？”急躁的李得反驳了。

“那么，就是试验‘八八’式。”

“都下班了，还试验什么‘八八’式？别胡诌啦！……”说着，李得就丢下筷子和没吃完的窝窝头匆匆向外跑去。接着，就有一大群工友一涌而出。这样一来，连镇静的老孙都镇静不下去了，也随着人群跑了出来。

十二月天，天气阴冷，象要下雪的样子，在这清冷的空气里，有一股硫磺的气味，呛着人的嗓子；原来东南天边已经是混沌不清，一大片浓烟正在慢慢淤散。于是大家一窝蜂地向起烟的方向跑去，踩了别人的脚也顾不得道歉，撞倒了人也来不及去扶，都是满脸的紧张，吵吵嚷嚷地，恨不得一下子飞到才好。

“哎呀，不好，血！”先跑到的李得惊叫了一声，大家的神经立刻加倍地紧张起来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谁？”

就在那片浓烟下面，就在配药室的窗外，好大一滩鲜红的血，血泊里斜躺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，既认不清面目，也看不出是男是女，脸象血葫芦一样。配药室窗子上的玻璃，有的粉碎，有的破裂了，那些破碎的玻璃片都乱七八糟地混在血泊里，散佈在伤者的周围。单是那些血，已经足以证明：人多半是已经死了。这时，伤者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。李得担心地把手放在伤者的鼻子底下，意外地，还有一点微弱的呼吸，他的心才轻松了些。同时，他发现了那两条熟悉的长辫子，不由得又惊叫了一声：

“邵玉梅！邵玉梅！”

玉梅无力地应了一声。

“呵，又是她？怎么闹的呀！”

“怎么？邵玉梅？”

“太可惜啦！”

“赶紧送医院吧。”

人群中发出各式各样的惊叹声、惋惜声。有些女工友不忍心看那血染的肢体，把身子背了过去，低低地哽咽起来。

孩子气未退的小于，一听是帮助她最多的玉梅姐，呱地一声就哭了出来，她一边哭一边向宿舍跑去。

不知是谁已经叫来了厂里的大卡车，司机把喇叭急急地按了几下，大家便七手八脚地忙乱起来；有的去扶伤者的头，但刚一接触，便沾了一手的血；有的去抬伤者的胳膊，发现了棉衣的上部已经乱七八糟，到处凝结着血渍，两条袖子下半截的棉花不知飞到哪儿去了。谁也不知她的伤在哪里，都生怕触到她的伤口，胆怯地不敢下手。急躁的李得又发了急，他的喉咙已经干哑，嘶着声音叫道：

“快吧，再耽误一会，人就没救了！”

听李得这么一说，大家才象大梦初醒，轻手轻脚地把邵玉梅平抬了起来。几个人同时发觉，她的腿有点僵直，脖子发挺，浑身抖的像发疟疾似的。这时偏偏又飘起雪花，天是一会比一会阴冷了。老孙喊了一声：

“快去找几床棉被来吧……”

话刚说完，便看见小于和傅金苓抱着几床棉被飞奔而来，小于的腋下还夹着一个枕头。她眼睛哭得通红，眼泪还挂在腮边呢。

铺的、盖的、枕的全有了，随后就有两个工友抬来了一副担架。几分钟以后，邵玉梅便被轻轻地抬上了卡车，为着不使她受到过分的震动，七八个工友站在车厢里擎着担架。卡车刚要出发，玉梅的大哥邵仁，忽然从工具场赶来。他脸色苍白，满头大汗，一句话没说，便一跃跳上卡车；工友们怕他看见玉梅那血肉模糊的样子难过，都不让他跟去；车上的人连推带劝，车下的人连拉带叫，但邵仁却拚命挣扎，看看他象要哭出来又象要发火的样子，知道阻拦无用，只有任他去了。没有跟去的工友们垂头丧气地走向宿舍，每个人都提拎着一颗不安的心，谁也不去吃饭了，往天都吃得光光的饭菜，今天竟剩下了三分之二。

从工厂通到职工医院的路，是一条很长的坡道，为了不震动伤者，卡车在坡上慢慢爬着。雪花片片打在工友们严肃的脸上，寒风锐利地刺痛着工友们紧张的心，他们都为邵玉梅的重伤痛惜，更为她的生命担忧。邵玉梅躺在担架上，静静地，一声不响，一动不动，仿佛睡着了一样；但是没有人相信她会睡着，都有一种不幸的预感：“不是昏迷过去，就是断气了。”但谁也忌讳着不愿说破它。

邵仁几次想揭开被子，看看玉梅到底伤在哪里，都被李得拦住了：

“别动，受了冻不是好玩的！”

邵仁只好俯下头去，轻轻唤了两声妹妹的名字；玉梅在喉咙里微弱地说了一声：“哥哥来了……”

大家的心松了一个扣。她既没有昏迷，更不曾断气；那么，她怎么这样安静呢？这只有刚强的玉梅自己知道。

她想：“我负了伤，叫党的工作已经受了损失，要是连哭带叫，不是叫同志们心里难过，影响他们的生产情绪吗？好歹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哪……”她想到这里，就咬紧牙关，怎么的也不叫唤出来，打定主意要坚决地和难忍的疼痛做最顽强的斗争。

现在，她已经不知流了多少血，不知挨过多少痛苦了，只感到四肢抽搐，浑身湿漉漉的，象浸在凉水里一样，不住发抖。昏迷一阵，立刻又被剧痛唤醒。她已经没有力气喷吐一阵阵涌进嘴里的血浆了，那又腥、又咸混合着汗水的鲜血呵，只好任它自由地流进肚里。死的预感，她自己比谁感受得都更深刻，更具体；生的欲望，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起来。当她对自己的生命几乎绝望时，只有把那一线希望交给治病救人的医生了。

车到医院，玉梅立刻被抬进手术室去。

揭开被子，白色的被里全染红了。玉梅的耳目口鼻，被混搅着沙土的粘血糊满。护士李星吓得把舌头伸出好长，几乎惊叫出来，外科代理主任田均叫她把玉梅的棉衣脱去，她畏畏缩缩地感到无法下手，犹豫了一两分钟才勉强地执行医生的命令。因为棉衣上的血更多，破纷纷的，简直变成了一件血衣。她心跳地想：“流了这些血，人还能活吗？”

棉衣脱去之后，露出了玉梅两只重伤的胳膊，她的左胳膊断去了三分之一，手已经不知去向了，伤口可怕地裂开着，骨头露在外面；右胳膊下臂断了五根筋，只剩下半边肉，从手腕到肘部那红紫色的、又宽又长的伤口嵌进了好多乱棉花和脏的沙土，血还在涔流。右手虽然还在，但指甲已经失去了血

色。胸部有着轻微的擦伤。

田均医生首先把玉梅的两臂用绷带绑紧，止住了血。随即认真而迅速地做了一次全身检查。根据伤势的严重性，他认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。但他心里是感到十分惋惜的。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肯定地说：“为了保全生命，两臂下段只有忍痛锯掉！”

邵仁这时才看到妹妹的伤势。他两腿发软，脸色立刻变白了，随即掉下了眼泪，他对妹妹的生命差不多完全绝望了。当田均医生征求他的意见时，为了挽救妹妹垂死的生命，只有忍心同意田均医生的决定，可是他心里是多么的疼：“没有了两只手，活不活是一个样了！”

一阵紧张的手术过后，玉梅的左胳膊从肘部锯掉了。窗外的人，都痛惜地心脏痉挛了一阵。玉梅的分场长章林，背过脸去掉下泪来。邵仁看见妹妹的半截残臂扔到大磁盆里的时侯，心像刀剜一样痛，忍不住低声哽咽起来。这时麻药已经过劲，玉梅从昏迷中痛醒过来，深深地吁了一口气，轻微地哼了一声“痛呵！”忽然隐约地听见哥哥的抽咽，便连忙说道：

“哥哥，你不要难过，我不痛了！”

邵仁一听玉梅那抑制着痛苦的声音，更加伤心，他怕在妹妹面前失声，便三脚两步跑到外边去了。当他擦干眼泪再回来的时候，田均医生已经准备好一切，马上就要进行锯掉玉梅右臂的手术了。邵仁的头轰的一下，仿佛看见妹妹死去的肢体停在手术台上，他慌乱地冲到田均医生面前乞求道：

“田医生，请您想法留下她这只手吧。锯掉了，以后可……”邵仁的泪又一次涌上了眼角。

“不锯掉，生命就要不保。你为了姑息她一只手，要是送掉了她的性命，划得来吗？你比较一下看。过去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。”田均医生年纪很轻，经验不多，如何去保全玉梅的右臂，他深感束手无策，因此，为了对伤者的生命负责，他竭力主张锯掉。

邵仁绝望地站在手术台前，用身子遮住玉梅待锯的胳膊，好象这样就可以阻拦住医生施行手术似的。章林痛苦地搓弄着衣襟，无可奈何地叹着气。看看就要动手术了，她也急了，忙向田均医生商量道：

“请你稍等，待我去请示一下上级。”说着便跑出去打电话了。恰好走到楼梯口，就遇到匆匆而来的黎强同志，他是厂里的总支书记，章林正想向他请示的。她把医生的决定简要地汇报了一番，两个人便急急地走进了手术室。手术室那种紧张静肃的空气，使黎强受了很大的刺激，他连气也来不及喘地问医生说：

“根据她的伤势，是非锯不可吗？”

“这只胳膊筋全断了，留下它也是残废——不过让她多受些痛苦而已，伤口和指甲一旦发黑，就没治了！”田均为难地说。从他那温和诚挚的眼光里，可以看出他对伤者的无限同情。

黎强站在党的立场上，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挽救玉梅唯一的右手，于是郑重地说道：

“有万一的希望也要保留它！她是个女孩子，请你慎重考虑。”黎强说着，顺下眼睛看了一下自己残废的腿。

田均医生不是没有考虑到伤者今后的生活问题，但他实

在不敢做那没把握的冒险决定。他想：假如吴主任不病，根据他的技术和经验，或许可能挽救这只右臂。但他现在害着伤寒病，正在四十度的高热中，怎能来为她治疗呢？而这样的重伤又是不可拖延的。他沉思了一下说：

“假如现在锯掉，还可以保全上臂，等到伤口发黑，就必得从根锯了。不过，一两天内不锯，还不至有生命危险。再迟，就……。”

田均的话给了黎强一线希望，他想了想就肯定地说：

“我的意见是暂时不锯，只要一两天内不会因而致死，我立刻想办法去请苏联医生。”这时黎强想起了中苏医院的高索夫同志。

田均一听能请到苏联医生，也高兴起来，因为这样一则可以挽救伤者的右臂，同时自己也可以学得很多技术，再遇到这样的病人就不至于束手无策了。于是立刻同意了。大家的神经随着松弛下来。

仅是面部治疗和右臂消毒，就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。裂开的上唇和额上的伤口缝起来了，满脸的伤痕都涂上了药，于是，邵玉梅的上半身整个用纱布裹住，脸也埋在绷带里。玉梅深深感到，单是这手术当中经历痛苦，也足够她一生经受的了。她痛得汗象雨一样地流，一会的工夫，脸上的纱布就给汗和血浸湿了。但是她却没有叫过一声痛，这使得室内外的人都感到惊奇。

手术行过后，邵玉梅住进了病房。邵仁坚持要守伴妹妹熬过这最危险的一夜，黎强看他的脸色十分难看，怕他病倒，一再地劝他回去休息。邵仁体会到总支书记的爱护，只好顺

从地随着黎强回去。护送邵玉梅的工友们，也都含着眼泪带着不安离开了医院。根据邵玉梅的伤势，她的生命是谁也不敢保险的。

二

邵仁回到家里，一头便倒在床上。这一天，他不但身子劳累，神经也非常紧张，真象拉紧了的弓弦一样。老婆知道他心里难过，不住地劝说，可是劝着劝着，她自己也竟掉起眼泪来了。看见老婆一哭，邵仁心里更加烦躁，他心里埋怨老婆：“要是早先你待她好一点，她也许不会有今天！”他担心妹妹今夜就会死去。即便侥幸不死，一个女孩儿家，残废成那个样子，将来……。他实在疲倦极了，很想睡一会。可是刚闭上眼睛，就看见妹妹那张血肉模糊的脸，一下子就惊醒了；再闭上眼睛，又看见扔在大磁盆里的半只血淋淋的胳膊，一哆嗦又清醒过来。这一清醒，眼睛再也闭不上了，多少年的事，都翻腾起来。他思前想后，越想越难过；特别是想到妹妹从小受的那些苦，遭的那些罪，心象猫咬似的痛。他感到他这个做哥哥的没有尽到做哥哥的责任，实在对妹妹不起。

他们一共也不过兄妹三人，只有最小的玉梅是个女孩子，按道理，在家庭中她应该比较珍贵，可是古怪的妈妈，偏偏就不喜欢玉梅，玉梅听说听道、温温静静的，村里的人谁不说玉梅聪明伶俐长的俊呢？不要说别的，单是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就够讨人喜欢了，那又长又密的睫毛附在眼皮上，毛茸茸

地，一笑，真是美极了。在山东家里的时候，虽说才十多岁，可是要讲干活，也顶半个劳动力，拾柴捡粪，薅草拔苗，哪样也少不了她。干活有眼力见儿，能做的她都抢着去做；可是她就怕一样——怕妈妈逼她去讨饭。

秋收以后，秋凉了，为了积聚冬天的烧柴，玉梅和二哥邵义捡柴的日子就来到了。这是妈妈分派的，但是妈妈对他们两个的要求，可不一样。

“要是捡不来二十斤草，就没有你的晚饭吃！”这命令该多么严厉，这是对玉梅说的。邵义呢？可是捡来多少是多少，从来也没给他下过什么命令。这么不公平呵，这还不算。

秋末冬初的时候，快落雪了，野地里什么都被捡拾干净，妈妈怕儿子着凉，不让邵义再出去了，而玉梅却还得每天到那光秃秃的旷野去喝西北风。她总是冻得浑身发抖，脸青鼻红的，因为她穿的不是什么衣服，而是许多破布条条勉强地挂在身上，大风一吹，真会象干树叶似的被风卷走的。要是捡不来柴，不是吃不上饭，就是挨一顿揍。玉梅常常是战战兢兢地拖着两条疲乏的小腿摸黑走回来，有时竟蹲在门外不敢进屋。

冬天来到，日子短了。为了留下明年的种籽，全家每天只喝两顿稀饭；这“全家”可不包括玉梅在内，这两顿稀饭可没玉梅的份儿。妈妈说：

“一个丫头家，冬天没事，别呆懒了，出去要饭吧。”家穷是事实，只种那几亩地，租又重，税又多，剩下一星半点，也真不够吃，可是怎么穷也倒不至于让个女孩子去沿门乞讨，每个人每顿省下半碗稀饭，也饿不死玉梅一人哪。可是妈妈偏不，好象故意要折磨玉梅似的。妈妈的命令象一道圣旨，玉梅怎敢

不遵？爸爸给人当长工，成年不在家，哥两个虽然反对，到底小胳膊扭不过大腿。就这样，玉梅整个冬天，都不吃家里的饭，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。她从小就爱面子，你叫她伸手去向人家讨，她可伸不出手，你叫她张口喊爷爷叫奶奶，她可张不开口，她常常是转游一天，还是捧着个空肚子回来，可从来也不喊饿，也不说一天没有吃东西。日子长了，街坊邻居知道玉梅是个受气的孩子，就上赶着把剩饭给她吃；再不然就是她自己给人家干点零活，挣一口饭，这样的饭她吃的最香甜。知道的人都说：“多狠心的娘呵！”

妈妈对待两个儿子，可是知疼知热，不象对待玉梅那样，这根源在哪儿呢？

这里边也有一个故事：

那一天清早，邵老好闷闷不乐地从家里走出来，心里想着昨夜里自己亲手埋掉的孩子，真是说不出的难过。他也知道，穷人孩子多不得，多一个就多一份口粮，可是，做爹娘的，偏偏又是生一个疼一个，生下来就盼望拉扯大。这个孩子出世才七天就抽风死了，他心疼得什么似的，老婆呢？老婆比他更难过，虽说她并不喜欢女孩子，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哪能不疼？孩子死了，她抱着孩子的小尸首哭个死去活来，邵老好好容易才把尸首抢下来，怕她看着伤心，半夜三更就去埋掉了。

讲起来也凑巧，第二天一早，他想着想着就走到大沟边，忽然听见孩子的哭声，他顺着声音找过去，原来沟里有个破蓝布包，蠕蠕在动。邵老好下到沟里把包包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个刚生下来的小女孩，他揣摸，这一定是谁家养不起扔到这里